

一心跟党走

解放军，一支把人民放心上的部队

——台籍老兵张澄生回忆解放战争二三事

张澄生 口述 本报记者 修菁 整理

1 困顿下的从戎

1929年我出生在台湾新竹，7岁开始上学。先在董董教育所就读，校长、老师都是日本的警察担任，只教学生学日语，想把我们培养成会说日语的工具。后来，兄长们把我带到花莲县就读公学校，长大我才知道，彼时台湾上学是分三等的：一等是日本人的孩子和台湾有钱人家的孩子，他们上的是寻常小学；二等是汉族同胞，他们上的是国民学校（或是公学校）；三等是蕃童教育所。

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年即1942年，我小学毕业。因为家穷，无线上中学，兄长们正在设法找钱让我读高等科，就在这时，日本统治者为了弥补战争缺少人工的不足（1942年至1944年间），在台湾各地招募小学、中学、高等科的毕业生，名义上是招“学徒兵”，实际上就是招募工到日本补充和解决员工不足的问题。两年间多批次招募工大约8000多人，我就是第一批中的一员。这些人后来被分配到“横须贺海军航空厂”“追滨海军航空技术厂”“中岛航空厂”“川西海军工厂”“三菱航空厂”等。我被分配到“高座海军航空厂”，后改名为“日本海军航空C工厂”。我在那里待了两年，头一年是上午上课，下午到工厂当杂工；第二年做一些初级技术活，给熟练的技工打下手。再后来，就可以独立做一些活。1944年下半年我回到台湾，被分配到“台湾屏东航空厂”。

1945年10月，好不容易盼到日本投降，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，台湾各处一片欢歌，普天同庆，家家户户张灯结彩，锣鼓之声响彻云霄。可是当时的台湾，许多工厂、企业倒闭，工人、青年失业，物价暴涨。我也失业了，生活无着落，回到了花莲，过着有上顿没下顿到处奔走找工作的日子。1945年末，在家里长者的建议下，我决定报名当兵，那一年我16岁。

2 被俘后的意外温暖

入伍后，我先后在花莲、宜兰、台中、屏东等地受训。1946年底，在国民党宪兵荷枪实弹押送下，从高雄来到上海，1947年元旦，我是在上海吴淞口港的仓库里过的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国民党军队为了打内战，在台湾征兵约有8000多人，其中到大陆的有5000多人。

1947年1月，部队由上海开到苏北的徐州，在那里继续受训，那时就听到国民党140旅的280团，在山东的鱼台被解放军消灭了。不久我们这个连奉命随先头部队开到鲁西南驻扎在曹县城里，驻防之后派我们三个人出城买菜（一个土土，一个挑夫，还有一个我是监督员），我清楚地记得这天是1947年的4月16日。我们一出城门走到菜市场就听说解放军围城了，我们急忙返回，可城门已关闭，任我们怎么说，看守的士兵也不让我们进城，怕是解放军冒充的。就在想转到另一个城门时，我们被俘虏了。

在俘虏营地，解放军派来了政治干事，给我们上政治课，讲《论联合政府》，讲新民主主义，讲蒋介石为什么要发动内战，讲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，是为老百姓服务的，讲解放军是有严格纪律的队伍，有三大

纪律八项注意等等。这些道理我第一次听，好像在听天书，似懂非懂。那位政治干事还给我们讲解解放军优待俘虏的政策，最后询问我们个人的意见：愿意留下来当解放军的去登记，想回家的发给路费、开路条。我想，反正在哪里都是当兵，哪里有饭吃我就在哪里干，就决定留下来。

初到解放军，很不习惯，但是当同志们知道我是台湾人，都对我特别好，主动教我说普通话，他们从“我们是中国人”“孙中山先生领导北伐战争”“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”“是人民的子弟兵”“是为人民服务的”这样一句句地教我。因为我认识一些汉字，有时候他们就写汉字给我看。行军路上跟我谈心，问寒问暖。我的鞋子磨破了，班长把自己的备用鞋给我；到宿营地同志们打洗脚水给我泡脚，有几次我的脚磨出水泡，班长找来一根马尾帮我戳泡，把泡里的水放出来。同志们这样对待我，让我特别感动。

同时，在解放军军营里感受到的意外温暖，也让我想起自己在国民党部队被老兵瞧不起，挨打、受苦、吃不饱的日子。两相比较，我暗下决心，要好好干，认真向同志们学习。从此，我表现积极，努力学习，行军不怕苦，不怕累，到了驻地主动打扫房间，跟同志们一道帮老百姓挑水，和同志们一起做饭、烧水，事事抢在先，多次受到班、排、连长的表扬。就在积极要求上进的时候，有一天晚上，同我一起解放过来的两个人找到我，约我一起开小差，回国民党部队去。我说：我不走，要走你们走。同志们对我们这样好，人总要讲点良心吧！结果他们真的跑了。我没有向领导报告，大约在第三天自感对不起班长，就主动找班长讲了这件事，班长对我说：“我们早就知道了，只是等待你觉悟了。”他没有批评我，我

感到非常惭愧。从此以后跟随部队转战南北，参加过孟良崮战役、沙土集战役、洛阳战役、开封战役、济南战役、武昌战役等；我都以班里共产党员为榜样，向他们学习，严格要求自己。济南战役前夜我写了入党申请书，请党组织考验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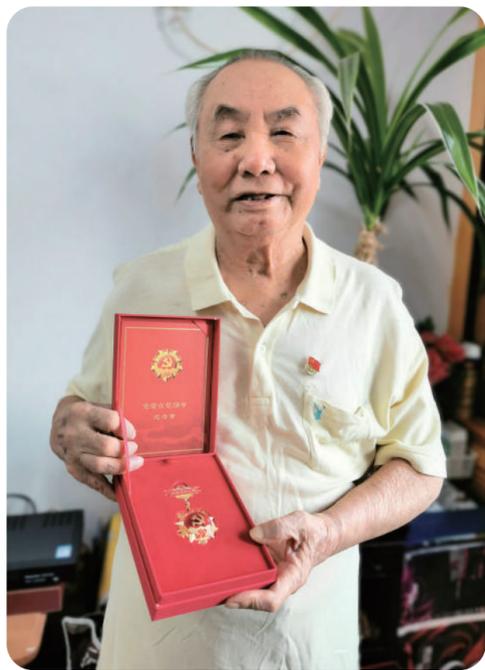
3 久经考验的“老兵”

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，就在这天前夜，部队指导员找到我说：“小张，组织上已经批准你的申请，你已经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啦！祝贺你！”我激动地流下了泪水。

这年5月，上海战役打响前，我们听部队领导传达了陈毅司令的指示，报告中有几句话，给我触动很大，陈司令说：“大江我们突破了，接下来我们要解放上海，进南京，因为打下南京和上海，是我们胜利的标志。但在战斗时，我们也要注意我们作为人民军队的一言一行。我们是野战军，在前线打仗，我们要勇敢，但是在城市里，对待百姓，我们的行为和言语不能‘野’，要让百姓觉得，我们人民解放军是一支好军队。”陈毅在报告中还要求，“为了保存上海的完整，保护上海人民的生命财产，部队不能在上海市区进行大规模战斗，所以，我们要因此付出战斗时间和其他一些代价，但这些都是必要的，也是值得的，同志们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”。陈毅司令的这番指示让我深深感受到，人民解放军是把人民放在心中的军队。

上海解放后，组织考虑到我会开车，把我派到华东野战军（第三野战军）后勤部汽车团，我们驾驶的都是解放军接手国民党中纺公司后的崭新美式“大道其”汽车。

1949年7月，汽车团又接到中央军委命



人物名片

张澄生，1929年出生于台湾新竹县，高山族。1946年12月从台湾来到大陆。1947年4月加入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。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今年“七一”前夕，张澄生荣获“光荣在党50年”纪念章。

只有更团结才能更强大

陈文成

在刚刚结束的2020东京奥运会上，两岸运动员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，令笔者心潮澎湃的一场比赛，是羽毛球男子双打决赛，两岸选手团聚在一个赛场，为全世界的观众带来一场紧张又刺激的巅峰对决，在笔者看来，他们汇聚一个赛场，最大的价值是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的精气神和体育实力，理应得到两岸民众的普天同庆！但现实情况是，岛内的一些网络媒体受岛内当局借体育操弄政治议题的影响，使两岸民心一时相互对立与对抗，实在是我们一般百姓不愿意看到。

回望两岸体育交流史，自1987年两岸开放民间交流以来，体育作为两岸民心交流的载体，扮演着举足轻重的地位，两岸从官方到民间的体育交流活动形式多元且丰富，拉近了两岸民众彼此之间的感情，推动了两岸体育界的合作与发展。这次在东京奥运会上为“中国台北”获得乒乓球混双铜牌、男单第四名的林昀儒就曾在海南队与中国国家队训练基地训练。

近年来，大陆针对台湾同胞出台了一系列同等对待的惠台体育举措，台湾体育界人士都是受益者。如2019年大陆通过《关于进一步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》（简称“惠台26条”），其中第二十五条明确提出，欢迎台湾运动员来大陆交流；第二十六条提出，台湾运动员可以以内援身份参加大陆足球、篮球、乒乓球、围棋等职业联赛，符合条件的台湾体育团队、俱乐部亦可参与大陆相关职业联赛，在大陆建设体育强国的进程中，台湾体育产业人士还有大量发展机遇。

两岸一家亲，民心的工作需要慢慢地去做，在笔者看来，不妨以体育作为增进两岸民心交流之桥，相信两岸体育界在融合发展领域的许多层面都有事可做，比如从竞技体育到全民健身、体育产业的深度融合。

就如7月30日在日本东京召开的国际奥委会138次全会上，将“更团结”加入到奥林匹克精神中，从过去的追求更快、更高、更强到更团结，这是世界各民族人民经历新冠肺炎疫情后的心声，也是两岸关系的必由之路。

（作者系在京台籍体育工作者）



东京奥运会乒乓球男单半决赛，中国台北选手林昀儒（左）与中国国家队选手樊振东争夺决赛权。

（上接5版）

■联共反“独”国民党才有未来

“今天的国民党，为什么越做越小？小到在台湾像小党一样在社会随波逐流。”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坦言，国民党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，不是两岸关系的拖累，而在于无论在中心思想，还是整体发展策略上都深陷泥潭，以致对内无以凝聚民心，对外无以应对对手政党的步步进逼，终使国民党陷入进退失据的处境，加上在民族大义上对“台独”让步，丢了党的灵魂，让支持者对国民党失去了信心。

对于什么是国民党的灵魂，洪秀柱说，就是孙中山先总理的创党精神。

据了解，“国共合作，振兴中华”是孙中山先生晚年的政治主张，也是上世纪20年代孙中山先生正式建立中国国民党的核心精神。大陆一位观察人士指出，今年是辛亥革命110周年，站在特殊的历史节点，回顾孙中山先生创立国民党的精神，对时下中国国民党思考未来或许有一定的启迪作用。

上述观察人士表示，孙中山先生始终坚定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，旗帜鲜明反对一切分裂国家、分裂民族的言论和行为。孙中山曾说：“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，这一点已牢牢地印在我国的历史意识之中，正是这种意识才使我们能作为一个国家而被保存下来。”他强调：“‘统一’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。能够统一，全国人民便幸福；不能统一，便要受害。”

实现祖国完全统一，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所在，也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和神圣职责。中国国民党作为孙中山先生创立的政党，今天其继任者有责任也有义务找回孙中山先生当初的创党精神，在维护国家统一、反对任何形式分裂活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。

“以史鉴今，国民党可从历史中吸取经验。”上述观察人士表示，国共曾有过两次成功合作。一次是1924年，其结果推动了北伐战争取得胜利，把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推向前进。而另一次是1937年，国共合作最终赶走了日本帝国主义。而如果今天的中国国民党能站在历史高度看待自身发展与民族命运，就应该放弃亲美、反共、拥“独”路线，选择联共反“独”，两岸统一有望。这才是国民党人面前的光明正道。

两岸史学界合力推出“台湾历史新编”

——《台湾通史》（六卷本）编写记

本报记者 修菁

“自古以来台湾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‘台独’分子极力推行‘去中国化’，在历史表述上炮制种种谎言以及貌似学术的歪理邪说。作为史学工作者，对台湾历史正本清源，我们责无旁贷。”由闽南师范大学策划倡议、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台湾通史》（六卷本）日前在京举行首发式，谈到为何要牵头组织两岸史学专家重编一部有关台湾的通史，该书主编、厦门大学教授陈支平如是说。

《台湾通史》（六卷本）分为上古至明代卷、明郑卷、清代上卷、清代下卷、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卷和现代卷六卷，系统梳理了台湾地区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文化等各方面的历史，充分展现了台湾始终与祖国休戚相关的历史过程，并以确凿证据证明两岸同胞是血脉相连的一家人。

共享史料 共写史书

“这部著作的编写过程恰是‘两岸一家亲’的真实写照，体现了两岸学者的历史担当，为推动海峡两岸史学界共享史料、共写史书迈出了坚实的一步。”提起两岸学者历时7年，同心协力共同完成《台湾通史》这套大部头史学著作的编著，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副会长杨毅周表示。

据悉，《台湾通史》编纂团队邀请了5位



台湾学者参与，其中，曾任台湾大学历史系主任的徐泓负责台湾少数民族部分内容的编写，台湾“中研院”研究员宋光宇、台湾成功大学考古研究所所长刘益昌负责上古至明代卷部分的编写。

与此同时，为了做到史料翔实、观点准确，编写团队7年来往来两岸多次，与岛内合作者相互交流工作心得，负责书稿清校下卷的作者、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教授林国平、副教授马海燕还于2014年至2015年间5次到台湾搜集资料，做田野调查，共搜集近300种

专著、文书，多次考察庙宇和民间习俗活动，为写作清代台湾的乡族社会、女性生活、宗教与民间信仰、方言与民俗内容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
“我最早去台湾的时候是1992年，此后曾在台湾暨南大学、东吴大学任教近两年，期间我利用空闲时间收集了大量台湾学者的研究成果和史料，还拜访了多位台湾史学界的资深学者，现在看来，这些工作都为编写这本书做了准备和积累。”在该书主编、闽南师范大学教授陈支平看来，《台湾通史》（六卷本）的编写过程和书稿的最后呈现，是两岸史学界共书台湾史、勠力讲好台湾故事的生动案例。

以史服人 用证据说话

“这部《台湾通史》的出版，对于推动海峡两岸同胞正确认识台湾史、加深两岸的相互理解、增进互信认同，增添了新的窗口。”谈到在两岸出版界已出版多部有关台湾的历史后，新编《台湾通史》（六卷本）出版的意义，杨毅周表示。

作为该书的牵头编写方，闽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吴彬强表示，“学史以明智，鉴往而知来。两岸学者同心协力共书台湾历史，一定程度上也是两岸学界反制‘台独’分裂图谋的一种回应。”

据吴彬强介绍，为了做到以史服人、用证据说话，《台湾通史》（六卷本）的作者团队不遗余力，7年间搜集了大量史料证据。